

道尽腥风雨 再现晚清风云

微子 / 编

晚清兵魂

卷一

湘勇喋血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道尽腥风血雨 再现晚清风云



目 录

第一章 战云密布，曾国藩受命出山 …… …………… (1)

曾国藩准备做一个孝子贤孙而终此生，又觉得这段时间太缺乏汉子气了。太平军大捷震撼三湘九府四州。咸丰帝大惊，传旨曾“伊必尽力”。曾立志做孔孟诸葛亮一类人物。对母亲遗像磕三个响头，出山。

第二章 练兵长沙，众官僚群结罗网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 (13)

绿营兵一个月操练两次，有些人花钱雇人前去操练。一个镇筸兵拔出刀来，刀尖直指曾国藩的额头。鲍超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凶神般走到邓绍良的身边。

第三章 移师衡州，曾侍郎矢志练水军…………… …………… (44)

建立水师对曾国藩和湖南官绅都是一个新课题，王鑫带着他的队伍投到了骆秉璋的门下。不少农民为了能入伍，甚至不惜先出钱。曾国藩决定在广州采购洋炮千尊。

第四章 兵出湘鄂，水陆并进互有胜负……

…………… (68)

太平军攻下庐州，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自杀。湖广总督吴文镕在阵中被击毙。大江4000里将被太平军独占，大清帝国将被腰斩。曾国藩仗剑督阵，突然一跃跳入水中自杀。

第五章 巩固后方，左宗棠挥师斩杀天地会

…………… (90)

湖南正在经历着第三次危机。骆秉璋亲自到离职知县黄淳熙家，请他出山。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，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。各地绅士大办团练，任意捕人，甚至杀人。

第六章 因祸得福，狂季高统兵入浙江……

…………… (119)

李续宜把一杆大旗呼呼卷几下，把胡以冕卷进旗中，众人一拥而上，乱刀齐下。寿星婆婆的生日整整二十岁。你不过是个小小的举子，除去捐官可抵几两例银外，其余赶不上一差官。

第七章 棋高一着，千般大才李鸿章被戏……
..... (144)

萝山立马城外，左额突中枪子，血流被面，衣带尽赤。曾国藩仍然俯首洗脚不休。有才干者，有时还不免为人所用，有器量者，方能用人。

第八章 血溅三河，曾国华兵败自刎……
..... (167)

李鸿章想一到上海，先练外国人统带的洋枪队。曾国华说：“我不过想留这个脑袋，再在世上吃几年饭而已。”小儿队上起阵来，专门滚到敌军阵前，去砍敌将的马足。

第九章 麀兵彭泽，曾国藩损兵折将……
..... (197)

彭玉麟把“屡战屡败”改为“屡败屡战。”李秀成奇计连连，让曾国藩进了圈套。塔齐布一夜功夫，换了七匹战马。曾国藩万分气愤，一下跳入水中自杀。

第十章 纵论天下，红粉佳人语惊盖世大才 (231)

安庆陷入太平军手九年，别的不说，单是巡抚死了三个。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十步之内，必有芳草，这位四姑娘的才具见识，何常亚于我们须眉。”曾国藩如是说。

第十一章 两陷杭垣，奇才先陨天下为憾… (258)

赵景贤向李秀成设誓，以后不直接同他作战。曾国藩说：“有义气，知信守。”大队溃兵到来，县官李宗谟出衙劝谕，竟被乱刀砍死。太平军仅有六骑入城，城中千余团丁，骤然溃散。

第十二章 攻城略地，左宗堂狂飏卷浙江… (284)

蒋益沅一连射出几箭，箭箭都射中敌人的咽喉。突见两员猛将，各率赤脚民兵数百。张声恒的五营，走在最先，中了天国军队的埋伏，当场死亡七百余入。

第十三章 天京城陷，李臣典被火遭惨毙……
…………… (308)

临终前，洪秀全把太子托咐给了李秀成和洪仁玕。城上一枪打来，打掉了他的翡翠烟嘴。陈开见左右没人，忙请洪天贵福脱去龙袍。曾国荃把财宝全运回家了。

第十四章 花船饕客，门生仗剑登堂逐爱妾
…………… (345)

原来是两江总督在和几个妓女一起喝酒，曾国藩喜欢上了妓女小鸭子，她一天给他洗十几次澡。沈可发私刻关防，伪造功牌，骗得银子二十余万两。

附录：…………… (373)

一、湘军将领一览表…………… (374)

-
- 二、湘军一营的编制表 (386)
 - 三、湘军陆军营制 (387)
 - 四、湘军水师营制 (389)
 - 五、湘军马队营制 (391)
 - 六、湘军营务处与粮台 (393)
 - 七、湘军陆军饷章 (395)
 - 八、湘军水师饷章 (397)
 - 九、湘军马队饷章 (398)
 - 十、湘军营规 (399)
 - 十一、湘军日常操练课程举要 (400)

第 一 章

战云密布，曾国藩受命出山

曾国藩准备做一个孝子贤孙而终此生，又觉得这段时间太缺乏汉子气了。太平军大捷震撼三湘九府四州。咸丰帝大惊，传旨曾“伊必尽力”。曾立志做孔孟诸葛亮一类人物。对母亲遗像磕三个响头，出山。

(一)

咸丰二年(1852年)六月,曾国藩被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。七月,行抵安徽太和县,忽然接到母亲病死的讣闻,便立即改道回家。

根据守制的规定,曾国藩一面上书皇帝说明情况,一面自行解除职务,开始丁母忧。这种丁忧的期限说是三年,实际上只二十七个月,两年半不到。

曾国藩回到湘乡荷叶塘乡下后,一面悼念母亲,一面闭门读书。

两个多月后的一天,曾国藩从外面散步回来,四弟曾国潢高兴地说:“大哥,张大人给你的信。”

说着,递过一个一尺多长的大信封。

曾国藩拆开信封,见是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亲笔信。

张巡抚在信中先对曾国藩丧母表示沉痛哀悼,说自己当时远在昆明,不能前来吊唁,后来在战火中来到长沙,又抽不出身,心里觉得对不住,只好明年清明再到荷叶塘来扫墓。继而又把自己如何敬慕的心情说了一番。

当然,他没有忘记吹嘘一番如何击退围攻长沙的太平军的事。

信的末尾,张亮基这样写道:

湘勇喋血

“亮基不才，承乏贵乡，实不堪此重任。大人乃三湘英才，国之栋梁，皇上倚重，百姓信赖，亟望能移驾长沙，主办团练，肃匪盗而靖地方，安黎民而慰宸虑；亮基也好朝夕听命，共济时艰。”

曾国藩将信细细地看了两遍，然后收起来，把四弟唤进内室。

一听大哥招唤，曾国潢立刻进来。

在曾氏五兄弟中，国潢天分最低，但偏偏又最受出风头。

罗泽南要他当个都（即相当于现在的乡）团总，他便如同做了一品大员，得意洋洋，在乡民面前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，曾国藩有些看不惯，回家几个月，有意不问他办团练的事。

曾国潢早想在哥哥面前卖弄，但见哥哥对此毫无兴趣，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

没想到，大哥这会竟主动问起他湘乡团练的事了，高兴得他差点不知从何说起。

“今年四月，长毛攻破广西永安，窜至全州，逼近楚境，朱县令即在我县举办保甲，并令练族练团，互相保护。一族议定族长、房长，或四族，或五族合为一团。团议定团长、练长。各家各户男子年满十五岁以上、五十岁以下的一律入团练。每人自制号褂一件、器械一件。早晚在家操演，一遇贼警，由团长、练长、族长、房长带赴有事之处。平日无事，各安本业。团长、练长等每月会议两次。”

“经费怎么来？”曾国藩问。

“团练一切由各家自己开销，不要多少经费的。”

“总要出点钱吧？团长、练长每月聚会两次，在谁家吃饭？”

“这当然要点钱。各团各族自己规定，有的按人口出，一人一百文、二百文的，有的则由几户殷实人家出。”

“你说一人出一百二百，我这几日在外面散步与人交谈，他们怎么说一人出五百呢？怎么相差这么大？”

“有的族长黑心，想趁这机会捞一把。”

“老四，看来这团练中有弊端。刚建不久，就有人想从中谋私利。再过些时候，会干更多坏事。”

“是的，有的团丁还借机做坏事。如借禁赌行敲诈，借昼夜行奸淫。”

“你说早晚操演，我回来几个月了，怎么没见过你们操演？”

“刚成立时，操演过几回，后来渐渐懒散了，再加上长毛又没有来，有两三个月没练了。说早晚操演，那是写在纸上的规定。”

“也有操演得好的吗？”

“有。县城附近几个都，由罗山带着璞山、希庵兄弟等亲自指挥，据说蛮像个样子。”

“你是说罗泽南那里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老四，你说团练办好，还是不办好？”

“我看还是办好，至少可以对付小股土匪、抢劫犯。不过，按现在这样办下去，可能只是神气了几个小头目，百姓得不到什么好处，大家心也不齐。真有事了，怕起不到什么作用。”

“要怎样才能真正起作用？”

“依我看要起作用，就得专练一支队伍，也要吃粮吃饷，那样才练得好，免得心挂两头。”

“粮饷从哪里来呢？”

“就是因为粮饷无出路，才办不起来呀！”

曾国潢走后，曾国藩摇摇头，心里想：看来这个团练没有办头。再说，自己乃朝中堂堂正二品侍郎，又热孝在身，若仅因一巡抚之相邀，便出山办事，既有失自己的身分，又招致士林的讥嘲。

这事不能办！

主意打定后，曾国藩给张亮基写了封回信。他心里所想的诸多原因不能写，唯一可以拿出的理由，是要在家守制。在一大通客气话之后，他写道：

“国藩自别家乡，已历一纪，思亲之情，与日俱增，几欲长辞帝京，侍亲左右，做一孝子贤孙而终此生。岂料今日游子归来，亡父亡母，墓有宿草；慈母弃养，远馭仙鹤。百日来，忧思不绝，方寸已乱，自思负罪之深，虽百死亦不能赎也。

“明公雅意，国藩再拜叩谢。然岂有母死未葬，即办公事之理耶？若应命，不独遭士林之讥，亦己身所深以为耻也。国藩此时别无他求，唯愿结庐墓旁，陪母三年，以尽人子之责，以减不孝之罪。乌乌之私，尚望明公鉴谅。晚生曾国藩顿首。”

过了几天，湘乡县团练副总罗泽南召集全县四十三个都团长、练长会议，特地请曾国藩光临指导。

曾国藩与四弟国潢一起来到县城。

拜会过县令朱孙貽后，曾国藩出席了县城团练的比武大会，亲眼看到罗泽南和他的弟子王鑫、李续宾、李续宜所训练的三营一千余名团丁，已初成规模，心里很有感慨。

夜晚，曾国藩又与罗泽南对床而眠，通宵长谈，听罗讲

按戚继光练兵法挑选将官、招募勇丁以及平时操练的体会。

罗泽南竭力劝慰曾国藩出山办团练，并表示愿将这一千团勇交给曾国藩，他和他的学生都情愿在其帐下听令。

曾国藩听后，更是激动不已。他深感自己无论在见识方面，还是在能力方面都不如罗泽南，自己只看到吏治腐败、绿营腐朽的现象，弄得心灰意冷，都不曾想到可以用自己的力量，按自己的想法去重新开创一个局面。如果下决心来办好团练，也有可能像当年戚继光创建戚家军那样，练就今日的一支曾家军。古人能做到的事，今人为什么就做不到呢？

从县城回到家，曾国藩又接到唐鉴从北京来的信。

唐鉴，字镜海，湖南善化人，是道光年间最有名气的理学家，曾国藩曾拜他为师。

道光二十五年，唐鉴致仕。回善化老家住了一年之后，应友人之邀，到江宁主讲金陵书院，很快名震江南，甚受士子们的敬重。

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七月，唐鉴奉召入京。两个月内，咸丰帝召见十四次，极誉儒晚遇之荣。

在第十四次召见时，咸丰帝向唐鉴垂询对付太平军的事。唐鉴鉴于江忠源的楚勇在全州蓑衣渡获胜及保卫长沙的战绩，向咸丰帝提出各省仿嘉庆朝办团练的办法组建团练，并提出先在湖南举办。

同时，唐鉴向咸丰帝力荐曾国藩可大用，请皇上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，授予他便宜行事之权。

出于对弟子的深刻了解，唐鉴对咸丰帝说，曾国藩翰林出身，久任京官，对地方事不熟悉，刚开始时会有不顺利，请皇上自始至终信任他。唐鉴以自己一生名望向皇上担保，曾

国藩必可成大事。

唐鉴在信的结尾说：

“涤生吾弟：当年在京都时，老夫即知贤弟乃当今不可多得之伟器。这次进京，凡所见之昔日朋友，谈起贤弟道德学问、文章政绩，莫不交口称誉。老夫行将就木，亲见贤弟已成参天大树，私心之喜慰，非常人所能理解。老夫满腹话欲与贤弟倾吐，詎料伯母仙逝，贤弟已回湘上，奈何！”

“眼下洪杨作乱，三湘正遭涂炭。南望家山，不胜悲念。常言曰‘时势造英雄’，正因祸乱并发，乃英雄崛起之时，故老夫才向皇上竭力推荐，并以一生薄名为贤弟担保。所幸皇上已简记在心矣。”

“孟子曰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’，贤弟数十年来，已备尝人世艰苦，现正当年富力强，担当大任之时，况贤弟素有以天下为己任之壮志，此为老夫所深知。老夫往日与贤弟，一起读圣贤之书，讲经世之学，所为何事？岂不正是为今日拯黎民于水火之中，挽狂澜于既倒之时！虽然，老夫亦知，今日办事，千难万难。然古人云：世无艰难，何来人杰？此中道理，吾弟自明。老夫已矣，一生庸碌无能，今为衰朽残阳，虽有报效之心，实乏济世之力。老夫常以晚年得遇贤弟而自慰。酬皇上厚恩，展生平怀抱，正当时也，望吾弟好自为之。切切。”

曾国藩拿着唐鉴的信，反复看了几遍，心潮澎湃，起伏不安。他觉得，自己这段时间太缺乏汉子气了，对大事瞻前顾后，疑虑重重，实在有些懦弱。

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，自己不也早已发过誓要干一番事业吗？现在机会已经来了，该振作起来了。

(二)

正当曾国藩在罗泽南的感染和唐鉴的激励下，对办团练跃跃欲试的时候，太平军的一次大捷，震撼了湖南全省九府四州，也狠狠地给曾国藩当头一瓢冷水。

太平军撤出长沙后，由宁乡进入益阳，从临时搭成的浮桥上渡过资江，在桃花台迎击向荣所统率的尾追清军，大获全胜，阵斩清总兵纪冠军，杀死兵勇七八百人。向荣败退至宁家铺。

这时，资江水大涨。洪秀全下令全军集中一切船只，将所有粮草辎重装在船上，浮江而下。另由翼王石达开率七千人马，由陆路护船前进，取道三里桥、兰溪市、西林港至王家坪上船。最后，全体人员由临资江口进入湘江。

在益阳动身之前，洪秀全派遣两名拜上帝会的老兄弟悄悄潜入岳州城，与巴陵人晏仲武接上头。

晏仲武是当地渔民中的头领，为人有心计，有胆量。一年前，广西拜上帝会的重要成员杜子婴，在巴陵购地建房，暗中从事反清活动。晏仲武与之联系密切，后一同随往广西，加入拜上帝会。永安建制时，晏仲武被封为岳州军帅。他在岳州积极发展会员，许多渔民都参加了拜上帝会，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。

湘勇喋血

在临资口江面上，洪秀全命令绕过湘阳县城，直接挺进岳州府。当太平军围攻长沙的时候，湖北巡抚常大淳害怕太平军攻下武汉，派提督博勒募武驻防岳州。临湘知县张开霖急忙驻防羊楼司。吴南屏之弟、巴陵绅士吴士迈强募渔民两千人组建水营，驻防土星港。

这两千渔民中有晏仲武手下三百多个兄弟，在太平军的战船驶进土星港时，这三百多兄弟一齐哗变，土星港水营顷刻土崩瓦解。

博勒募武和岳州知府廉昌、巴陵知县胡方毅、参将阿克东阿闻讯逃走。

晏仲武乘机在城里起事，击败清军副将巴图，夺得仓库中三万两银子军饷，并一举拿下梁夫岷、隆奉庵、黄福滩等要地。

太平军顺利进驻岳州城。

太平军在岳州缴获大批饷糈、火药、枪械，并意外地发现三十门吴三桂留下的铜炮。这批铜炮封存在武器库中，从来没有人过问，擦去锈迹灰尘后，依然锃亮耀眼，十分令人喜爱。装上火药一试，效果极佳。

这三十门大炮的发现，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。大家都认为，这是上帝为太平军打天下所保存的武器。

几天之间，岳州城内城外投靠太平军的人络绎不绝，队伍迅速由五万人扩大到十万人。

洪秀全又任命近日投靠的、原停泊在岳阳楼下的祁阳商船主唐正财为典水匠，职同将军，正式建立水营。水师也由五军扩为九军，共一万五千人。

太平军在岳州城休整十天，然后在一片鞭炮锣鼓声中，顺